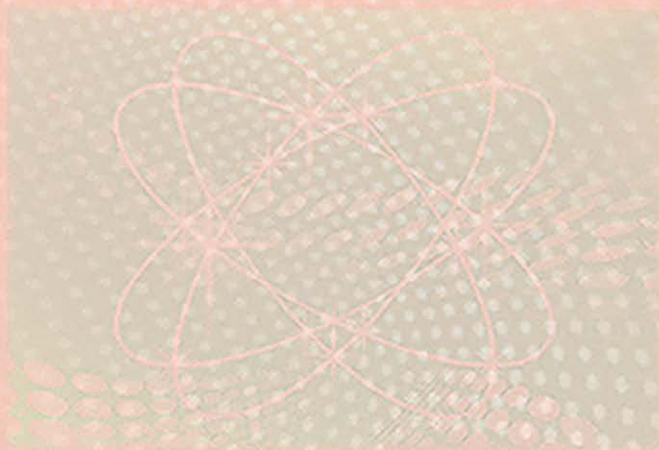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全译本

一生

[法] 莫泊桑 / 著

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译

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全译本

一 生

[法]莫泊桑/著

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译

CHISOTM 青少社
SINCE 1956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生/(法)莫泊桑(Maupassant,G.)著;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
科学发展中心编译. —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2009.8

ISBN 978-7-5371-7520-3

I. 一… II. ①莫… ②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
VI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40751 号

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译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二巷 1 号 邮编:830049)

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710×960 毫米 16 开 10 印张 60 千字

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 978-7-5371-7520-3

定价:15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)

导 读

莫泊桑是19世纪后半期法国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,曾拜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为师。一生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和350多篇中短篇小说,他的文学成就以短篇小说最为突出,是与契诃夫和欧·亨利并列的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之一,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。被誉为“短篇小说之王”。他擅长从平凡琐屑的事物中截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片断,以小见大地概括出生活的真实。他的短篇小说构思别具匠心,情节丰富曲折,描写生动细致,刻画人情世态惟妙惟肖,令人读后回味无穷。

他以《羊脂球》(1880)入选《梅塘晚会》短篇小说集,一跃登上法国文坛,其创作盛期是19世纪80年代。10年间,他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《一生》(1883)、《漂亮朋友》(1885)、《温泉》(1886)、《皮埃尔和若望》、《像死一般坚强》(1889)、《我们的心》(1890)。这些作品揭露了法国第三共和国的黑暗内幕,内阁要员从金融巨头的利益出发,欺骗议会和民众,发动掠夺非洲殖民地摩洛哥的帝国主义战争;抨击了统治集团的腐朽、贪婪、尔虞我诈的荒淫无耻。莫泊桑还创作了350多部中短篇小说,在揭露上层统治者及其毒化下的社会风气的同时,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寄予了深切的同情。

《一生》是莫泊桑对长篇小说的第一次尝试。这部小说试图通过一个善良女子平凡而辛酸的身世,来剖析和探索人生。

小说主人公雅娜,是诺曼底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出生的少女,在修道院寄宿学校受教育后,便怀着每个女孩儿都有的对幸福的甜蜜憧憬,回到父母身边,准备走向生活。这是一个平凡的女性,既没有远大的抱负,也没有强烈的个性,更没有出众的才能。她只是个极普通的好姑娘,心地善良、温柔纯真,而且很有教养,既不庸俗,也不虚荣。她正是莫泊桑心目中最正常、最普通的女性典型。丈夫于连,在婚前是何等温柔体贴,一旦结了婚,成为了她财产的主人,便立刻还原成粗暴吝啬的地主。而当雅娜做了母亲后,开始似乎是幸福的,可等孩子长大成人,却又给她带来种种烦恼。生活就是如此:幸福总是短暂的,而且往往是人们受自身梦想的欺骗才感到幸福;痛苦却是无限的,因为现实永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。莫泊桑似乎想借雅娜的一生,说明人们永远不可能得到他所期待的幸福,然而又不能完全无所期望。

整个故事沿着雅娜的经历平铺直叙,没有任何曲折离奇、惊心动魄的情节,全部内容都是日常的、“处于常态的感情发展”,似乎是生活本身在我们面前展现,丝毫看不出作者剪裁的痕迹。

莫泊桑在《一生》中的许多细节处理,都吸取了福楼拜“平淡中求深刻”的特点,充分发挥了自己在白描技巧上的长处,使这部小说真正达到了他所追求的“以单纯的真实来感动人心”的艺术效果。加之作者善于运用富有乡土味的优美散文,展示他最熟悉的诺曼底傍海村庄的迷人景色和人情风俗,更增添了小说的魅力。



雅娜打好行装，走到窗口张望，雨还是没有停。

大雨下了一整夜，敲打着玻璃窗和房顶。天空低沉，装满了雨水，仿佛涨破了，雨水倾泻到大地上；大地像糖一般溶化了，变成一片泥浆。不时刮过阵风，送来一股闷热。阴沟的水漫出来，哗哗流淌，灌满了行人绝迹的街道。临街的房屋海绵似的吸足了水分，从地窖到顶楼的墙壁都湿透了。

雅娜昨天出了修道院，这一生总算自由了，要及时享受她梦想已久的各种幸福。从清晨起，她就不厌其烦地观望天色，唯恐天气不放晴，父亲就不肯动身。

雅娜忽然发现忘了把日历放进旅行包里，于是她从墙上摘下小小的月份牌。月份牌的图案正中烫金印出1819这个年份，她拿起铅笔，划掉头四栏和每个圣徒日，一直划到5月2日，这正是她出修道院的日子。

“小雅娜！”门外有人叫她。

“进来，爸爸。”雅娜答应一声，只见她父亲走进房间。

他就是勒佩丘·德沃男爵，名唤西蒙·雅克，是上个世纪的老派贵族。他追随卢梭，热爱大自然、田野、树林和动物，表现出情人般的温存。

他既然出身于贵族家庭，就本能地痛恨1793年^①；不过，他又受了非正统教育，具有哲人的气质，因而憎恶暴政，但只是发泄不满，讲些无关痛痒的话。

仁慈，既体现他的巨大威力，也体现他的致命弱点。他这种造物主式的仁慈，要爱怜，要施舍，要广为行善、有求必应，倒显得意志薄弱、缺乏主见，几乎成了一种毛病。

男爵崇尚理论，为女儿的教育拟订一整套计划，要把女儿培养成为快活、善良、正直而温柔的女性。

雅娜在家长到十二岁的时候，就被送进了圣心修道院，母亲的眼泪也未能阻挡。

父亲严令，让她在修道院幽居，与外界隔绝，不谙人事。他希望女儿到十七岁上回家时仍然天真无邪，以便亲自调理，让她沐浴在理性的诗中，让她驰骋在丰饶的田野里，观察动物天生的爱恋和单纯的温情，观察生命的客

^① 这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四个年头，资产阶级左翼雅各宾党开始专政，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。





观法则，从而开启性灵，走出蒙昧无知的状态。

现在，她出了修道院，一团喜气洋洋，显得充满活力又渴望幸福，急于要尝一尝各种欢乐和各种艳遇的滋味；况且这一切，她在修道院穷极无聊的白日里，在漫漫的黑夜和孤独的期待中，早已从精神上品尝遍了。

她的相貌宛如韦罗内塞^①的一幅肖像画，那黄灿灿的金发仿佛给她的肌肤着了色：华贵的肌肤白里透红，覆盖着纤细的寒毛，仿佛罩了一层淡淡的丝绒，只有在阳光的爱抚下才能依稀分辨。一对明眸呈深蓝色，就像荷兰制造的小瓷人的眼睛那样。

她的左鼻翼上长了一颗小小的美人痣，右腮下也长了一颗，并带有几根不易分辨的与肌肤同色的寒毛。她身材修长，线条优美，胸乳也已丰满。她嗓音清脆，有时听来过于尖细，但是笑起来却那么开心，给她周围制造一种喜悦的气氛。她有一种习惯动作，双手时常举到鬓角，仿佛要捋头发似的。

她冲上去，紧紧拥抱父亲，说道：

“哎，到底走不走啊？”

父亲微微一笑，摇了摇苍白的长发，又指了指窗外：

“怎么，这样天气，你还想上路啊？”

雅娜撒起娇来，恳求父亲：

“喂！爸爸，求求你了，走吧！下午天儿就会晴的。”

“你母亲也绝不会答应的。”

“会答应的，我担保，我去跟她说。”

“你若是能说服你母亲，那我也同意。”

雅娜立即冲向男爵夫人的房间，因为她已急不可耐，早就盼望动身这一天了。

她到鲁昂城，进入圣心修道院之后，就没有离开；父亲规定她到一定年龄之前不准分心。只有两次例外，父母接她回巴黎各住半个月，但毕竟是呆在城里，而她一心向往去乡村。

现在，她要到白杨田庄去消暑。那座古老的庄园是祖传的产业，建在伊波附近的悬崖峭壁上；她期望到了海边能自由地生活，得到无穷的乐趣。再说，那份产业早已确定留给她，她结婚之后就要在那里定居。

这场大雨，从昨天晚上起，一直未停，这是她有生以来头一个大烦恼。

可是，刚过三分钟，她就跑出母亲的房间，满楼叫嚷：“爸爸！爸爸！妈妈答应啦！快套车吧！”

滂沱大雨根本不见小，当四轮马车驶到门口时，反而下得更大了。

① 韦罗内塞（1528年—1588年）16世纪威尼斯画派的主要画家和著名的彩色大师。



雅娜要上车了，男爵夫人才由丈夫和使女搀着下楼。那名使女个头儿高大，身体健壮，像小伙子。她是诺曼底省科地区人，年龄还不满十八岁，看上去却像二十出头了。她名叫罗莎莉，因为她妈妈原先是雅娜的奶妈，这样她和雅娜就成了同奶姊妹，所以在府上被当作第二个女儿看待。

罗莎莉的主要差使就是搀扶老夫人，原来几年前，男爵夫人患了心脏肥大症，身体逐年发胖，现在肥胖得变了形，弄得她叫苦连天。

老夫人刚走到古老公馆的台阶前，就已经气喘吁吁了，她望着流水成河的院子，咕哝道：“这可真有点胡闹。”

男爵一直笑呵呵的，应声说：“这可是您拿的主意呀，阿黛莱德夫人。”

他妻子起了个华贵的名字，男爵叫她时总加上“夫人”这种称谓，而恭敬中却含有几分讥笑的意味。

男爵夫人又朝前走去，吃力地上了车，压得车身的弹簧咯吱咯吱乱响。男爵坐到她身旁，而雅娜和罗莎莉则坐在背向的车凳上。

厨娘吕迪芬拿来一抱斗篷，盖在他们膝上，又拎来两个篮子，塞到他们腿中间，然后她爬上车，坐到西蒙老头的身边，并用一条条大毯子裹住全身。门房夫妇向前施礼送行，关上了车门；主人又最后叮嘱他们注意随后运送行李的两轮大车，这才吩咐起程。

车夫西蒙老头顶着大雨，他弓着背，低着头，整个人缩进三层领的外套里。急风暴雨呼啸着击打车窗，雨水淹没了路面。

两套马车沿河岸大道飞驰，一旁闪过靠岸排列停泊的大船，只见桅杆、横桁和绳索像脱叶的树木，光秃秃的，挺立在凄风苦雨的天空里。继而，马车拐入长街，行驶在里布台山林荫大道上。

不久，马车又穿过一片片牧场，时而望见一株淋雨的柳树，像尸体一般枝叶低垂，黯然兀立在烟雨中。马蹄发出嗒嗒的声响，四个车轮抛起飞旋的泥浆。

车上的人沉闷不语，他们的神思好像大地一样，都淋得湿重了。老夫人仰头靠在车厢上，闭起了眼睛。男爵无精打采地凝望雨中单调的田野景象。罗莎莉膝上放着一个包裹，她像牲畜一样发愣，一副平民百姓常有的神态。在这温暖的雨天，唯独雅娜感到复活了，好似久久放在室内的一盆花草移到了户外；她那快活的情绪，犹如繁茂的枝叶，遮护她的心免遭忧伤的侵袭。她虽然默默无语，但是真想放声歌唱，真想把手伸到车外接雨水喝喝；她观望外面，景物凄凉，全淹没在雨中，而她坐着马车飞驰，既躲风又避雨，心中好不快活。

在滂沱大雨中，两匹马皮毛光亮的臀部腾腾冒着热气。

男爵夫人渐渐入睡，她那由六束整齐的发髻镶衬的脸庞慢慢垂下来，软



绵绵地托在颌下三道厚褶上，而下端的褶皱则没入汪洋大海般的胸脯里。她的脑袋随着呼吸一起一落，两边腮帮子鼓起来，从微张的嘴唇发出响亮的鼾声。丈夫朝她俯下身去，将一个皮夹子轻轻放到她交搭在肥大肚皮上的双手里。

这一触碰把她惊醒，她睡眼惺忪，直愣愣地看着这件东西。皮夹子滑下去，震开了，里面的金币和钞票撒了满车。这一来，她才完全清醒，而女儿看着开心，格格大笑。

男爵拾起钱币，又放到夫人的双膝上，说道：

“亲爱的朋友，埃尔托庄田只剩下这些钱了。我卖了那座庄田，好修缮白杨田庄；从今往后，我们就要常去住了。”

男爵夫人算了数，总共六千四百法郎，数完便把钱从容地放进自己兜里。

祖传三十一座庄子，这是卖掉的第九座。余下的田产每年约有两万法郎的进项，如果经营得当，每年收入三万也很容易。

男爵一家生活相当简朴，这笔收入本来够用，可惜家里始终有一个敞着口的无底洞，即乐善好施。乐善好施吸光他们手上的钱，就像太阳晒干沼泽地的水分一样。钱哗哗流淌，很快流光了。怎么花出去的呢？谁也说不清楚。家里总有人说：“真是怪事儿，今天我花出去一百法郎，还见不到买了什么东西。”

不过，这种慷慨好施的行为，倒是他们生活中一大乐趣；在这一点上，他们都心照不宣，达到了可歌可泣的默契的程度。

雅娜问道：“现在，我那庄园修得很美啦？”

男爵兴冲冲地回答：“孩子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”

雨势渐渐小了，不久就飘着雨雾，化为霏霏细雨。天空密布的乌云仿佛飞升，颜色由黑变白。突然间，斜阳的一长束光芒，从看不见的云隙中射到牧场上。

云层裂开了，露出蓝色的天穹；继而，云隙越裂越大，就像面纱撕开一样，只见澄净幽邃的碧空扩展开来，笼罩大地。

一阵清爽的和风吹过，宛若大地欣慰地长出了一口气。就在马车沿着园林行驶的时候，不时听见一只晒羽毛的鸟儿在欢唱。

暮色降临。车上的人，除了雅娜之外，全都打起瞌睡。他们在乡村小旅店停了两次车，让马歇歇脚，喝点水吃点燕麦饲料。远处响起钟声。到了一座小村庄，他们点上了车灯；天空也点亮了繁星。上了灯的庄户稀稀落落，时而一点光亮穿透了黑暗。猛然间，从一道丘岗后面，穿过杉树林的枝叶，升起一轮圆月，又大又红，仿佛还没有睡醒。

夜晚十分温煦，车窗玻璃放下半截。雅娜在梦幻中游累了，饱览了美好



的憧憬，现在也休息了。不过，一种姿势坐久了肢体麻木，她时而睁开眼睛动一动，望一望车外，在明亮的月夜中，看见路边闪过一家庄户的树木，或者散卧在牧场上并抬头观望的奶牛。她换了个姿势，想重温一场恍惚的梦境；然而，马车持续不断的隆隆声响充斥她的耳朵，令她神思倦怠，于是，她重又合上眼睛，只觉得精神和躯体都疲惫不堪。

马车总算停下了。男男女女手提灯笼，站在车门口迎候。终于到了。雅娜猛然醒来，一纵身跳下车。男爵和罗莎莉由一名庄户照亮，几乎是把男爵夫人抬下车的；老夫人的确精疲力竭了，她难受得哼哼呀呀，声息微弱地重复道：“唉！老天哪！我可怜的孩子！”她不吃不喝，只想睡觉，刚上床就睡着了。

只有雅娜和父亲共进晚餐。

父女俩相视而笑，隔着餐桌手拉着手，两个人都像孩子一样高兴，接着一道观赏修缮一新的庄园、邸宅。

这座诺曼底式的邸宅介于城堡和农舍之间，又高又大，十分宽敞，能住下一个家族的人，一律白石结构，只是年深日久而变成灰色了。

中厅特别宽敞，从前到后将楼体分成两部分，前后对开着两扇大门。一进门左右都有楼梯，到二楼合起来，形同一座桥梁，横跨门厅上面，为堂厅腾出很大的空间。

楼下右首有一个异常宽大的客厅，墙上挂着花鸟图案的壁毯。全部家具都罩着精美的绣锦，一色拉封丹《寓言》的插图。雅娜惊喜交加，发现她小时爱坐的一把椅子，那锦罩上绣的正是《狐狸和仙鹤》的故事。

大客厅的隔壁是书房，珍藏满满一屋子古书；接下去两个房间尚未派上用场。左首有新镶了壁板的餐厅、床上用品存放室、餐具室、厨房，以及带浴室的一小套房间。

一条走廊贯穿整个二楼，两侧排列着十扇房门。右首最里端是雅娜的一套卧室。父女俩走进。这套卧室，男爵刚刚叫人修理一新，但是所用的帷幔和家具，都是闲置在顶楼上的存货。

卧室壁毯是弗朗德勒的产品，相当古老，图案上尽是古怪的人物。

雅娜姑娘一看见自己的雕床，便高兴得叫起来。四脚有四只橡木雕刻的大鸟，全身乌黑油亮，托载着床体，仿佛守护天使。床体侧面的浮雕是鲜花和水果组成的两个大花篮。四根精雕细刻的床柱顶端是科林斯柱式^①的，支着雕有玫瑰花和扭在一起的小爱神的天盖。

这张雕床过于高大，但仍不失为典雅，尽管年代已久，木料失去光泽，

① 科林斯柱式起源于希腊，是三种古典建筑柱式最为华丽的一种。





显得黯淡一点儿。

床罩和天幕闪闪发光，犹如交相辉映的天穹，那全是用深蓝色的古绸做成的，上面绣有硕大的金黄色百合花。

雅娜姑娘仔细观赏了雕床之后，又举烛照亮壁毯，看一看织的是什么图案。

一名贵族少年和一名贵族小姐，身着红黄绿三色奇装异服，正在一棵白果累累的蓝色树下交谈。旁边一只大白兔正在吃灰色小草。

在这两个人物的正上方是远景画面，有五所尖顶小圆房子；再往上瞧，几乎连着天空的地方，却竖着一架红色风车。

这幅壁毯四周围绕着大型花卉图案。

另外两幅的图案跟这一幅相似，所不同的是房子里走出四个小人儿，他们全身弗朗德勒人装束，都朝天举起双臂，表示万分惊愕和愤慨。

最后一幅壁毯上织的是一幕惨景：兔子仍在吃草，那青年横倒在旁边，好像死去了；少女凝视着他，正用利剑刺进自己的胸膛；树上的果子已然变黑了。

雅娜不明白画面的意思，正要走开，忽又发现边角有一只极小的野兽，好似一片草屑，图案上那只兔子若是活的，准能把它一口吃掉。然而，那个兽却是一头狮子。

雅娜这才明白，这是皮拉姆斯和西斯贝^①的悲惨故事。她认为图案过分天真，虽然觉得好笑，但是这一爱情遭遇能时刻唤起她美好的憧憬，这种古老传说中的温情每夜都在她的梦中盘旋，在这种氛围中安歇倒是差强人意的。

室内其余的家具陈设风格各异，全是世代的家传，从而使这类古宅变成古董杂陈的博物馆。一个路易十四时代的五斗柜，做工十分精美，黄铜的包角还金光耀眼；五斗柜两边各摆一把扶手圆椅，却是路易十五时代的，还罩着当年的花绸椅套。一张香木造的写字台和壁炉遥相对应，壁炉台上摆一个球型罩的帝国时代的座钟。

座钟好似铜制的蜂笼，由四根大理石柱吊在金花盛开的花园上空。一根细长的钟摆从蜂笼下方长长的缝隙中探出来，摆锤就是珐琅质翅膀的一只蜜蜂，永世在花园上飞来舞去。

钟盘是彩瓷的，镶在蜂笼中间。

座钟响了，打了十一下。男爵亲了亲女儿，回房休息去了。

^① 罗马诗人奥维德在《变形记》中所讲述的一个爱情悲剧。巴比伦这对恋人因家庭反对而私奔，相约在一棵桑树下会合。西斯贝先到，被母狮的吼声吓跑。慌忙中丢掉面纱。皮拉姆斯发现被母狮撕破的面纱，以为西斯贝被母狮吃掉，便举刀自刎。西斯贝回来看到此景，也自杀身亡。从此白色的桑葚变成了黑色。



雅娜还余兴未尽，勉强上床安歇。

她最后环视一下卧室，这才吹熄蜡烛。然而这张床只有床头靠墙左首挨着窗户，月光射进来，流泻在地上，恍若一汪晶莹的水泉。

月光反射到墙上，淡淡的，悄然爱抚皮拉姆斯和西斯贝静止的恋情。

再从床脚对面的窗口望出去，只见一棵大树沐浴在融融月光中。

雅娜翻过身去侧卧，闭上眼睛，过了片刻又睁开了。

她总觉得还在车上颠簸，隆隆的车轮声还在脑海里震响。起初她静卧不动，以为这样就能入睡；然而，心情上的焦急，不久又传遍周身。

她感到两条腿不时抽动，浑身越来越燥热，于是干脆起身下床，赤脚赤臂，只穿着无袖长睡衣，幽灵一般踏过洒在地板上的水洼似的月光，去打开窗户，向外眺望。

夜色清朗，皎皎如白昼。雅娜姑娘认出儿时所喜爱的一景一物。

她首先望见对面那一大片草坪，在月夜中，淡黄的芳草仿佛涂上了一层黄油。主楼前面矗立两棵大树，靠北的那棵是梧桐树，靠南的那棵是菩提树。

一道小灌木林连接着这片草坪，还有五排古榆，成为宅院的屏障，阻挡海上暴风的袭击，但是受肆虐的海风不断地侵蚀，一棵棵枝柯蜷曲，冠顶光秃倾斜，像屋顶一样。

这个庭园左右各有长长的林荫路，将主宅同毗邻的两栋农舍隔开：一栋住着库亚尔一家，另一栋住着马尔丹一家。

林荫路两侧是高大的杨树，诺曼底地区称为白杨；这就是白杨田庄名称的由来。田庄外围平展展一大片原野尚未开垦，长满了荆豆；海风不分昼夜，在这原野呼啸冲荡。再往前不远处，海岸陡然倾斜，形成白岩的悬崖峭壁，直下百米，没入滔滔的海浪中。

雅娜远眺，只见狭长的海面波光粼粼，在星光下仿佛睡着了。

在这阳光藏匿的宁静时刻，大地的各种香气都扩散开来。一株爬到一楼窗口的茉莉花不断吐出馥郁的芳香，同嫩叶的清香混在一起。海风徐吹，送来咸味空气和海藻粘液的刺鼻气味。

雅娜姑娘畅快地呼吸：乡村恬静的气氛使她平静下来，就像洗了个凉水澡。

傍晚醒来的各种动物，都在昏暗中悄悄地忙碌起来：它们是在静谧的黑夜里默默地度过一生。大鸟无声无息地掠过天空，犹如消逝的黑点、出没的影子。看不见的昆虫的嗡鸣传至耳畔；有什么东西悄然奔跑，穿过挂满露珠的草地或者空无一人的沙径。

只有几只忧伤的蟾蜍冲着月亮，发出短促而单调的哀吟。

雅娜觉得自己的心境渐渐扩大，像这月夜一般充满了絮语，又像周围窸



宰有声的夜行动物一样，无数蠢动的欲念突然活跃起来。她的心境和这种生意盎然的诗境灵犀相通；在这月光柔媚的夜晚，她感到神秘莫测的震颤在传递，无法捕捉的渴念在悸动，她感到了一种类似幸福的气息的东西。

于是，她开始幻想爱情。

爱情！两年来，她春心萌动，越来越焦灼难耐了。现在，她可以自由地去爱了，只需同那人，同“他”邂逅相遇！

“他”会是怎样一个人呢？雅娜心中并不了然，甚至连想都没有想。反正“他”就是“他”。

她只知道自己会一心一意地爱他，而他也会百般体贴地爱她。他们俩要在同样的月夜中，在朦胧的星光下一道散步，要手拉着手，身子偎依着身子，听得见两颗心的跳动，感觉到对方臂膀的温煦，他们的爱情同夏夜的自然甜美融汇在一起，二人到了心心相印的程度，仅凭相互间深情的力量，就能彼此窥透内心最隐秘的念头。

这种相亲相爱的情景，将在难以描绘的柔情蜜意中持续永生。

她猛地感到他就在面前，同她紧紧相偎；一阵肉欲销魂的震颤，突然从脚下隐隐传至头顶。她双臂下意识地紧紧搂住胸口，仿佛抱住她的梦幻；她伸向那个陌生人的嘴唇，感到什么东西掠过，宛若春风给她的一个爱吻，她不禁心醉神迷，几乎颓然倾倒了。

她蓦地听见邸宅后面的路上，有人乘夜色行走，心中不禁一阵狂喜，竟然确信不可能的事情，确信天缘的巧合、神喻的预感和命运的浪漫结合，不禁暗暗想道：“莫不是他吧？”她惴惴不安地倾听那行人有节奏的脚步声，确信他到大门口会停下，前来投宿。

然而，那人走过去了，雅娜一阵伤心，仿佛受了愚弄。不过，她很快意识到自己渴望过逾，竟至痴心妄想，不觉哑然失笑了。

于是，她平静下来一点儿，让自己的思绪顺着更合情理的梦想之河漂流，极力推测自己的未来，设计自己的一生。

她要和他在这里生活，住在这俯临大海的静谧的庄园里。自不待言，她要有两个孩子，给他生个男孩，给自己生个女孩。她恍若看见两个孩子在梧桐树和菩提树中间的草坪上奔跑，而父母注视着他们，相互交换深情的目光。

她这样幻想了许多许多，直到月亮行空走完了路程，就要沉入大海中了。

空气更加清凉了，东方的天色开始泛白。右边农舍里一只公鸡打鸣，左边农舍的公鸡则遥相呼应。嘶哑的鸣声隔着鸡舍壁板，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。无垠的天穹不知不觉泛白，繁星也纷纷隐没了。

不知什么地方，一只鸟儿啾啾叫起来。啾啾之声从树丛里传出，起初很细微，继而越来越响亮，从一枝传到另一枝，从一棵树传到另一棵树，终于



唧唧喳喳闹成一片了。

雅娜忽然感到一片光明，她放开捂住脸的双手，抬头一望，就被曙光晃得立刻又闭上眼睛。

半掩在白杨林荫路后面的一大片紫色云霞，将血红的光芒投射到苏醒的大地上。

巨大的火轮，渐渐拨开耀眼的云霞，将无数火焰掷到树丛、平野和海面，掷到天地之间。

雅娜顿时欣喜若狂。面对这光辉灿烂的景象，她的心醉了，简直受不了这极度的欢悦、这无限的柔情。这是她的曙光！这是她的朝阳！这是她生活的开端！这是她希望的腾飞！她双臂伸向绚烂的天宇，真想拥抱太阳。她要倾诉，要欢呼像这黎明一样的神圣事物。但是，她却呆若木雕，激情满怀而又无从行动，双手捧住额头，只觉热泪夺眶而出，于是她畅快淋漓地哭起来。

她重又抬起头来的时候，日出的绚丽景象已经消失。她感到心情平静下来，有几分倦怠，仿佛兴头过去了。她没有再关上窗户，就又上床躺下，胡思乱想了一会儿，这才进入梦乡，一直酣睡到八点钟，父亲叫她不答应，只好进房来把她唤醒。

父亲要带她去看修缮后的庄园，“她”的庄园。

主楼对着内庄田的一面，隔了一个苹果园便是村路；顺着这条村路走出去两公里，就上了从勒阿佛尔通费岗的大道了。

一条笔直的甬道，从木栅栏大门一直通到主楼台阶。庭院两侧各有一排厢房，是沿着两座农舍的水沟用鹅卵石砌成的茅顶小屋。

主楼的房顶已经翻新，门窗和墙壁全部修好，房间也都重新裱糊过，整个内部粉刷一新。高大而灰突突的门脸最近修补过，又新换上银白色的窗板，从而这座灰暗的古宅倒像长了许多斑痕。

主楼背面正是雅娜卧室一扇窗口的方向，隔着灌木林和被海风侵蚀的榆树墙，便可眺望大海。

雅娜和父亲挽着手臂，到各处察看了一遍，连一个角落都不放过，然后父女俩又沿着长长的白杨路漫步。白杨路就是这座庭园的边缘，树下的青草宛若铺开的地毯。庭园里端的灌木林十分优美，条条曲径通幽。树丛里突然蹿出一只野兔，让姑娘受了一惊，而那野兔跳过树墙，向崖边跑去，钻进荆豆丛中。

午餐之后，阿黛莱德夫人还说疲惫不堪，要去休息；男爵提议带女儿去伊波看看。

父女俩出门了，先是穿过白杨田庄所在的爱堵风村。三个农民向他们施礼问好，仿佛一向就认识他们似的。





二人顺着一道弯谷，走进一片树林；这是一块坡地，向海边倾斜。

不久便望见伊波村。一些妇女坐在各家的门口，缝补破烂衣裳，瞧着这对父女走过去。街道稍微倾斜，路中间有水沟，每户门口都堆着垃圾，散发着一股刺鼻的盐卤气味。各户之间晾着棕色渔网，上面还挂着小银币似的一片片鱼鳞。每间房都是独居室，住一大家子人，屋里难闻的气味都从门口散发出来。

几只觅食的鸽子在水沟边徘徊。

雅娜觉得这一切很新奇，就当是观看舞台上的布景。

拐过一道墙角的时候，她猛然看见大海，深蓝色平滑的海面一望无际。

父女二人在海滩前面停下来，观赏海景。远处海面行驶的白帆，好似飞鸟展翅。左右两侧都矗着悬崖峭壁，有一侧岬角挡住了视线，另一侧海岸线无限延伸，最后变成一道虚线了。

附近有几道海湾，只见一道海湾里有码头和房舍。轻波细浪从鹅卵石上滚过，发出哗哗的声响，给海岸镶上浪花的白边。

当地的渔船拉上岸，侧身卧在石滩坡上，涂了沥青的椭圆形船舷冲着太阳。几名渔夫正收拾渔船好赶晚潮。

一名水手上前兜售鲜鱼，雅娜买了一尾菱鲆鱼，并要亲手拎回白杨田庄去。

那人一高兴，还请他们上船游海，并一再重复他的名字：“拉斯蒂克，约瑟凡·拉斯蒂克。”好让他们牢牢记住。

男爵答应绝不会忘记。

雅娜拎着那条大鱼太累，便把父亲的手杖穿到鱼鳃上，二人各抬一头。他们迎着风，眼睛神采奕奕，一路上高高兴兴，重又登上崖坡，像两个孩子一样不停地唠叨，而他们的胳膊渐渐累了，只好让肥大的鱼尾巴拖在草地上。



二

雅娜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。她看看书，遐想遐想，独自到周围转一转。她顺着大路慢步游荡，思想却踏入梦乡；有时她连蹦带跳，走下蜿蜒的小山谷。只见两个小圆丘上盛开着荆豆花，就像戴着金灿灿的头巾；花香浓烈，再由热气熏发，好似醇酒一般令雅娜心醉了。远处传来波浪在滩头滚动的声响，她的神思就在波涛间颠荡。

有时她感到慵怠，便躺在斜坡茂密的青草上。有时她转过一道谷口，在草洼间猛然发现一角蓝色的海；望着海面在阳光下粼粼闪光，天边还漂浮一角白帆，她不禁喜出望外，好像在她头顶盘旋的幸福神秘莫测地临近了。

在这清新优美的乡间，在这天际浑圆的静谧中，她开始喜欢独来独往，常常坐在丘岗上，久久不动，甚至小野兔都会蹦到她的脚边。

她还时常在悬崖上奔跑，迎着海风，丝毫不知疲倦，只觉得这样活动畅快无比，宛如水中的游鱼，天上的飞燕。

雅娜到处播下记忆，犹如农夫在田地撒下种子，这些记忆在此扎根生长，直到消殒的一天。在这山谷的一沟一壑，她都投下了一份心意。

她对游泳又发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她仗着身体健壮，胆子又大，意识不到危险，每次都游出去很远。在这清凉而蔚蓝的水中游浮摇荡，她感到十分惬意。她游到离岸很远的地方，就仰卧在水面上，手臂交叉在胸前，极目望着深邃的蓝天，只见不时掠过一只飞燕或一只白色海鸟的轻影。她再也听不见人语，唯闻远处波浪在岩岸的絮语，唯闻从陆地滑到水面上的、隐隐约约难以分辨的喧闹。继而，她在水中立起，放声呼喊，双手连连拍水，高兴得简直发了狂。

有几回她游得实在太远，一只小舟便划过去接她。

她回田庄时，饿得脸上失去血色，但是步履轻快，嘴角浮现微笑，眼里则充满喜悦的神采。

至于男爵，他正筹划重大的农事，要进行试验，采用新技术，试用新农具，引进外国良种，因此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同农民交谈，而农民听了他的打算连连摇头，不相信能成功。

他也常跟伊波村的船夫下海。他游遍了周围的岩洞、水泉和峰顶，又想去捕鱼，充当一名普通的水手。

在风快帆轻的日子里，椭圆的渔船在波浪上疾驶，从两边船舷放下长线，一直放到海底，让成群的鲭鱼追逐。男爵拉着鱼线，激动不安得手直发抖，



不久便感到一条鱼上钩挣扎而扯动细细的长线。

有时他还乘着月色，去收回前一天晚上撒下的鱼网。他爱听桅杆咯吱咯吱的声响，爱听清凉晚风的呼啸。他凭借一处岩顶、一座钟楼和费岗的灯塔辨识方向，在海上长时间逡巡，以便寻找渔网的浮标，直到旭阳的朝晖射在甲板，照得扇形宽鳐鱼的粘背和大菱鲆鱼的肥肚皮闪闪发亮，他这才坐下来，一动不动，觉得真是一种享受。

一上餐桌，他就兴致勃勃地讲述他下海的情况；夫人也对他说，她在白杨路上来回走了多少趟，但走的是右侧靠库亚尔家的那一条，而另一侧照不进多少阳光。

她是遵从“多活动”的医嘱，才勉力出去多走走。只要夜间的寒气一消散，她就扶着罗莎莉的胳膊下楼来，可是全身还捂得严严实实；身上裹了一件斗篷，又搭了两条披肩，头上戴着黑色风帽，还包了一条红色毛围巾。

她拖着有点笨重的左脚，从主楼的墙角到灌木丛的第一排树，沿着笔直的路一来一往，无休无止地重复，左足下竟然踏出两条土印，草都不长了。她还吩咐在这条路的两端各安放一张长椅，每走五分钟她就停下脚步，对搀着她的可怜的好性儿使女说：“咱们坐一坐吧，孩子，我有点乏了。”

每次停歇时，她就往长椅上撂点东西，先是包头的围巾，接着是一条披肩，继而是另一条披肩，然后是风帽，最后就是斗篷了。这些东西在路两端的长椅上堆起两堆，到开午餐的时候，罗莎莉就用那条闲着的胳膊抱回去。

下午，男爵夫人又出去散步，但是走得更缓慢，歇息的时间拖长，有时躺在椅子上打盹，一睡就是一小时；这是专门为她推到外面的一把躺椅。

她把这称为“我的锻炼”，就像说“我的心脏肥大症”一样。

她十年前感到胸闷看过病，听大夫说了心脏肥大症这个名称。从那以后，这个字眼就深深刻在她的头脑里，尽管她不大明白是什么意思。她总让男爵、雅娜和罗莎莉摸她的心脏；可是这颗心脏深深埋在肥厚的胸脯里，谁也摸不出什么。然而，她绝不再让任何大夫检查，生怕查出别的病症。她开口闭口就是“她的”心脏肥大症，说多了，就好像这是她的特殊病症。非她莫属，好比唯她独有、别人不能染指的一件物品。

男爵说“我妻子的心脏肥大症”，雅娜说“妈妈的心脏肥大症”，就像说她的“衣裙、帽子或者雨伞”一样。

男爵夫人年轻时非常漂亮，苗条的身材赛过一根芦苇。在帝国时期，她同所有军官跳过舞，还看过小说《柯丽娜》^①，并感动得流下眼泪；打那以后，

^① 法国浪漫主义先驱者之一斯达尔夫人（1766年—1817年）的小说。女主人公柯丽娜是一个具有浪漫气质的天才诗人，因社会偏见，在爱情上遭受挫折，成为悲剧人物。